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襄公經傳解詁弟八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箋曰公即位例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箋曰會例時圍宋彭城箋曰圍例時邑不言圍彭城繫宋耳非宋邑也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　箋曰据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戚爲宋誅也故華

元無惡文　箋曰直圍彭城耳非圍宋邑**其爲宋誅奈何**箋曰据爲宋誅不當繫宋**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箋曰据魚石出無惡**以入是爲罪也**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功　箋曰魚石奔無罪入乃有罪本不當國故彭城仍係宋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　箋曰据城虎牢不繫鄭**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繫于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　箋曰楚實以彭城封魚石故爲不與楚之文非惡魚石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為次合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　箋曰次例時蔑比出皆謀會晉伐鄭此言次為不敢救之詞起楚將伐鄭也鄭逆服楚故次合不復進託為救鄭不及者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鄭逆服故楚移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箋曰王崩例日五月葬

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箋曰聘例時見剽爲公孫不當立者

晉侯使荀罃來聘箋曰聘例時錄晉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箋曰王例不葬爲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箋曰伐例時起上次合爲謀鄭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不書葬者諱伐喪箋曰鄭卒例日不葬者髡原殺不明踊奪其臣子恩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箋曰侵例時師在前者晉宋主之衞卿從

侵耳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箋曰會例時月者起上亥合爲畏楚故再會而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箋曰葬夫人例日不及時

齊姜者何箋曰据下有我小君定弋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箋

日宣成逆婦有明文葬二小君皆嫡明也襄公傳重爲祖母三年若君母從卒則服己母不得三年此卒者三成夫人襄嫡母也下定弋仲尊明祖母雖在不厭子妾傳不決者春秋重義未服攷于禮

叔孫豹如宋 箋曰如例時襄篇詳宋事皆錄伯姬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 箋曰會例時上已月見義此從諱例也

遂城虎牢 箋曰城例時不繫者諱例

虎牢者何 箋曰据文同楚丠緣陵而不見滅文

鄭之邑也 以下戍繫

鄭其言城之何箋曰据外城邑不書据方伐鄭取之也箋曰

下言戍明此已取之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据取年婁為中

國諱也箋曰中國力不能保鄭乃披其地欲倚為根本以距楚師故諱之曷

為為中國諱箋曰据楚未滅鄭諱伐喪也箋曰髡原之殺其臣

以伐喪為詞故緣以為諱其實諱取耳即諱伐喪當先諱侵鄭又宋伐齊喪為伯討鄭入

於狄討之義也不必諱曷為不繫乎鄭箋曰据城邾婁葭為中

國諱也箋曰中國欲服鄭反以失鄭故諱之必諱者不使鄭藉口以殺君也大

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箋曰据大夫即諱當稱人歸惡乎

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創實遂但當言取之

箋曰鄭以伐喪爲詞亦大夫不能謀事之惡故善士句惡蔑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箋曰伐例時始見吳吳楚戰事

公如晉箋曰如例時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盟地者不于都也

箋曰公及盟例日朝而盟亦譏文也使若公汲汲

公至自晉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於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　箋曰公至例時起長樗與晉都同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此月會日盟者下又使大夫再盟故盟從不信例月會以危諸侯也

己未同盟于雞澤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箋曰日在同盟上者盟不信之通例也平北非信在小邾婁子何但据新城推之似非

陳侯使袁僑如會箋曰使如例時爲逃歸見陳有貳也

其言如會何

据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 箋曰据齊侯使如師者行使大夫

後會也

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 箋曰陳侯不欲會則可不使乃持兩端爲觀望故言陳侯使以著其後會之罪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箋曰大夫及大夫盟例日此殊及者卽及會例也譏諸侯貪陳故爲尊袁僑之詞

曷爲殊及陳袁僑

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 箋曰据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世子之詞殊會吳外吳之詞

爲其與袁僑盟也

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

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箋曰袁僑挾不信而來當直拒之乃使其臣要結之無君道

秋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爲會危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箋曰伐例時許鄭屬國同鄭叛晉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箋曰陳卒例日

夏叔孫豹如晉箋曰如例時爲下與鄫世子私行見正聘也與公子友如陳同例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日

葬陳成公箋曰陳例月葬時者以靈公時葬此葬七月明而不得爲月明月不相蒙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箋曰葬夫人例日不及時

定弋者何箋曰据宣成夫人二姜氏已見更無夫人弋氏也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箋曰見妾母正例也

冬公如晉箋曰如例時

陳人圍頓箋曰圍例時見陳從楚前圍陳納頓爲兩事不明亦以顯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箋曰至自例時起如晉皆危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箋曰來聘例時鄭聘一見於此詳錄服鄭事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箋曰如例時起滅鄫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据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

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 据非內大夫　箋曰 据不通大夫私行

蓋舅出也 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　箋曰季姬歸於鄫僖女也叔孫之先莊兄弟故云蓋何以從母兄弟爲舅出下莒女欲立其出出

爲甥之稱也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殆疑獻于晉齊人語　箋曰下莒人滅鄫非滅此先見鄫世子知爲一事也王引之說殆治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箋曰非滅故知取後也其取後乎莒奈何箋曰据此有鄫世子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箋曰莒人亦欲立出與叔孫豹同而通豹私行者豹之出正也有明天子賢方伯則巫必立故託晉以示義季子

私行文通豹私行實通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卑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因上不殊故不殊衛也會例時起上弔豹得率鄙世子使若聞世皆不殊外

秋大雩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所致箋曰大雩例時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箋曰國殺大夫例時兩見楚大夫楚已進中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箋曰公會例時此會不殊吳爲狄鄫特見此文

吳何以稱人据上善稻之會不稱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又以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　箋曰吳鄫當同夷狄特人之者起鄫本非狄以取後於莒狄之若言吳鄫似實兩狄國言鄫人吳人則狄鄫意不

見言吳鄫人仍是專狄人之後復於祖殊之乃吳不於滅鄫後見鄫者見狄意不言莒人立鄫能立之不見鄫廢世子之法但於此狄之後歿狄已滅矣主人荼其傳則知其意此所謂微言

吳非狄鄫也唯升吳見狄鄫之意非實進即滅後復見仍無以某者鄫實取後非莒文者春秋無見廢立不更見若曰鄫行夷

公至自會箋曰致者會鄫有危至自例時

冬戍陳箋曰戍例時

孰戍之箋曰据戍衞言子買外戍不書公

諸侯戍之箋曰承上會戚文但公致耳故知諸侯戍之

曷為不言諸侯戍之据下救陳言諸

侯**離至不可得而序**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箋曰陳侯既後會諸侯亦離非實離至也**故言我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至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北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箋曰使若我戍之而承公至之文若公至後遣微者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箋曰伐例時爲戍陳陳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箋曰會例時**救陳**箋曰救例時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箋曰至救者不得救之詞月者起上戍陳非我故詳錄救

辛未季孫行父卒箋曰卒大夫例日聞世末見三大夫卒見世世則四大夫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箋曰聞世杞卒例日書伯書名見卒正例

夏宋華弱來奔箋曰來奔例時終見華氏專宋也

秋葬杞桓公箋曰聞世杞葬例時

滕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

莒人滅鄫 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箋曰不月通例也梁鎮中說莒出非嫡而強立文與滅無異何以莒女所生爲出與傳舅出之不合蓋師說相傳有異姓之說今所不取

冬叔孫豹如邾婁 箋曰如例時始見聘邾婁後不書

季孫宿如晉 箋曰如例時爲行父卒見宿立世大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箋曰滅國例月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 据譚子言奔　箋曰据侯滅正例當日故滅蕭

國滅君死之正也 明國當存不書不問、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箋曰於此見君死不更見之正例明凡不言以歸出奔者皆君死歐陽屬說承上滅鄅嫌萊亦非滅

七年春郯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聞世末小國初見朝朝即稱爵

夏四月三卜郊 箋曰卜郊例月經書卜郊皆於四月僖篇傳曰三卜禮也

不從乃免牲 箋曰免牲例時與僖卅一年相比此爲正

小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再見爵起因邾婁先襃也

城費箋曰城例時爲取費見之

秋季孫宿如衛箋曰如衛一見如例時

八月螺先是邾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箋曰螺例時月者災重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箋曰聘例時月者再見聘盟惡之起前衛聘盟不月者爲晉略之耳

壬戌及孫林父盟箋曰聘及盟例日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箋曰圍例時言圍者見强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箋曰公會例時月者危録之不致者諱鄭伯髠原如會箋曰如會例時從大信名者起殺未見諸侯箋曰未見與不見同例時先言會致其意丙戌卒于操箋曰鄭卒例日地者隱之操者何箋曰据晉侯會扈言卒扈鄭之邑也箋曰以文同晉卒扈郎卒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据陳他國當舉國爲重侯鮑卒不地箋曰据晉侯卒于會此未見諸侯隱之也箋曰詳之知隱之

何隱爾箋曰据晉侯不隱殺也箋曰以上見名爲已卒文也孰殺之箋曰据未見殺文其大夫殺之箋曰以未見諸侯又爲諱文知其大夫曷爲不言其大夫殺之据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書箋曰据非內無諱例爲中國諱也箋曰下公不致上會月是諱例也曷爲爲中國諱据歸生殺君不爲中國諱箋曰据力能討則討之不當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据城虎牢事以中國爲彊則不

若楚言楚屬圍陳不能救於是殺之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鄭伯髡原何以名据陳侯如會不名箋曰据吳子謁以輕死門巢故名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鄭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殺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箋曰据如會者後會之詞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殺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箋曰與公會不見見猶言會晉侯等同

陳侯逃歸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也箋曰逃例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以起鄭之會鄭伯殺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箋曰公如例時日者上會不致諱從大信詞此起賓危與會月相發明

夏葬鄭僖公箋曰鄭葬例月時者起本不葬

賊未討何以書葬箋曰据殺不明當從諱例去葬爲中國諱

也探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箋曰不葬則諱不純上已名髡原此又去月足以明之

鄭人侵蔡箋曰侵例時獲蔡公子燮箋曰獲例時大夫生死皆曰獲

此侵也其言獲何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鬬當坐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

于邢北箋曰大夫會例時

公至自晉箋曰至自例時起如晉有危

莒人伐我東鄙箋曰伐我例時爲鄙世子見之

秋九月大雩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旱甚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

晉侯使士匄來聘箋曰來聘例時

九年春宋火箋曰閻世爲王者後記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箋曰据內不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木辭故可以見大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据西宮災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箋曰据火不甚非災亦非異記災也箋曰言火則爲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陳火爲存陳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箋曰聞世存二王後已記成周災復記宋火不言災所謂新周故宋

夏季孫宿如晉箋曰如例時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箋曰葬小君例日不及時此襄公親母宣夫人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箋曰公會伐例時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此時會日盟者譏

伐而盟
異餘會

楚子伐鄭箋曰伐例時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箋曰公會例時復殊吳者起前吳人爲貶鄫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箋曰君滅例月內滅諱言取此從外言滅故日

公至自會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箋曰公至例時起實會滅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箋曰伐例時

晉師伐秦箋曰伐例時

秋莒人伐我東鄙箋曰伐例時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箋曰會伐例時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不言其大夫者降從

盜故與盜同文（箋曰賤者殺大夫例稱盜例時不言及非累詞）

戍鄭虎牢（箋曰戍例時）

孰戍之（箋曰据上有伐文）諸侯戍之（箋曰會伐而成與成陳同故知成諸侯也）曷爲不言諸侯戍之（箋曰据不先見公至）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　箋曰陳見後會此見伐鄭鄭不同心與陳同亦離至例故屬之我微者亦諱例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　箋曰据前城不言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

鄭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鄭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成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　箋曰既城之則當守之守以爲鄭故仍與鄭有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箋曰救例時楚得義兵者上諸侯離至故見楚救

公至自伐鄭　箋曰公至例時不得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箋曰作例時月者諱立言作實并作也

三軍者何箋曰据春秋言師不言軍三卿也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　箋曰軍不須作作者始造之詞後言舍中軍知有上下軍分上中下是作三軍何以官制也將重於師知爲卿官書欲問多作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　箋曰据魯有四大夫並將譏何譏爾箋曰以言作故何譏爾箋曰据四大夫師師無譏文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說古制司馬官數一古者諸侯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

月者重錄之　箋曰古謂殷也魯用殷制爲二伯國天子置三監謂之孤卿一曰諸公爲上卿自置五官爲下卿士又各隸于三監五官故亦無中士也周制大國有三卿則有三士無三卿者出軍公自領軍以其奉王命同王卿也時晉楚更霸魯無伯權而仍伯制故改之同大國

夏四月四卜郊箋曰卜郊例月再見四郊卜不從

乃不郊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　箋曰不郊例

時與成不郊相比
見七年免牲爲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箋曰前升滕上

此更升莒

上譏之

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伐鄭箋曰會伐例時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此

時會日盟與戲

同譏伐盟例

公至自伐鄭箋曰致伐例時

楚子鄭伯伐宋 箋曰伐例時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箋曰公會例時伐會皆時者大信例伐已會又言會亦殊會例也

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 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蓋鄭與會爾 以鄭中國

箋曰据伐同盟見不得意此爲殊會文又不言鄭也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

重箋曰不言鄭者不殊鄭也不言鄭伯會盟非後會也不再出諸侯從前目後凡之例譏文也伐而要之雖得會非君子服遠人之道亦實與文不與之詞

公至自會 箋曰公至例時見得意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箋曰執行人例時以使執

冬秦人伐晉 爲楚救鄭箋曰伐例時何注不合經例非原文也秦楚吳事常錯見治夷狄於闕世較詳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 箋曰伐我例時此月者起救台

圍台 箋曰圍例時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 箋曰據近乎圍當諱 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 箋曰特見取邑文耳仍諱例也 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强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 箋曰圍者强詞也言伐我則圍意見矣故未有言圍我者

季孫宿帥師救台 箋曰救例時下見入運則未能救台也 遂入運 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

事箋曰成九年莒潰楚入運運者內邑近莒者久入於楚至是莒強楚不能守運亦入於莒宿救台不克乃乘虛取運以爲己邑臣取公邑大惡諱若內入外邑也內入例月此時者實非內入起諱文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箋曰据盟衡雍盟暴兩之公不得爲政爾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箋曰言遂則宿生事故知運爲公邑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

秋九月吳子乘卒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

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箋曰吳初見卒例時月者錄札父故也吳例不見葬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

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箋曰至自例時晉衰故頻見危例

夏取詩箋曰取例時不繫邾婁正例

詩者何箋曰据不言伐邾婁之邑也箋曰不繫言取邾婁邑通例

曷爲不繫乎邾婁箋曰据一例三見爲繇諱亟也諱背蕭魚

之會亟 箋曰鄆有朝文此見正例也舉兵則爲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箋曰楚卒例日

冬城防 箋曰城例時前城防見私邑李池蓮說此入爲邑起下齊高厚圍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 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彊三年之後君若綴流然 箋曰月者殊會例也 會吳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後衞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濮梁之盟信在大夫箋日日食正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箋曰此更以衞爲次國起衎之微

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箋曰大夫會伐例時月者初見伐秦起獎伯功

伐秦箋曰伐例時

己未衞侯衎出奔齊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箋曰君出奔例時

日者見逐當絕也

莒人侵我東鄙箋曰侵例時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箋曰伐例時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箋曰大夫會例時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箋曰聘例時

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箋曰聘盟例日微者及例時盟地者不在國都則非聘盟書日又非微者此公盟而託為微者詞蔡人龍說劉與盟將因王以和

齊魯

劉夏逆王后于齊箋曰外逆女例時不言來不為媒

劉夏者何箋曰据單伯內大夫**天子之大夫也**箋曰下不見齊姜歸京師之文知王使大夫自逆也**劉者何**箋曰据上盟于劉是內邑例**邑也**箋曰下有劉子單子是天子折內邑也**其稱劉何**据宰渠伯糾繫官箋曰据周公自私土則言邑**以邑氏也**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為天子大夫亦

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　箋曰劉夏當稱劉子以過我無禮貶稱名故以邑爲氏有邑者不可名名不可氏邑於此見貶例也　**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　箋曰据祭公以來書　**過我也**　明魯當共送迎之禮　箋曰劉夏不能和齊故爲無禮詞明恃外之無益徒見輕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　箋曰伐例時圍亦取例　**公救成**　箋曰救例時　**至遇**　箋曰至例時

其言至遇何　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　箋曰据不敢進當言次追直言于

不加至**不敢進也**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嵩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也箋曰季孫宿救不及巳取運矣此聞救至而退得成其救故言至遇示齊兵自去然非救之力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箋曰城例時加郛者起成本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偏滿天下箋日不言朔食二日

邾婁人伐我南鄙箋曰伐我例時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箋曰晉卒例日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箋曰晉葬例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箋曰滕此會不與小邾婁子于溴梁箋曰公會盟公會皆例時此公會而使大夫盟故月略之非危之例此下衛侯皆剽也後十年經有兩衛侯

戊寅大夫盟箋曰大夫盟不言會一見例時大夫盟例日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据葵北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

不言大夫盟會為盟宜先見箋曰据公盟於溴梁信在大夫也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箋曰公會諸侯不言盟不能盟而以大夫為重

何言乎信在大夫据上三年戊寅不起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箋曰上言諸侯之大夫猶有諸侯此直言大夫故為徧刺天下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据戊寅不刺之箋曰据不盟者不可刺君若贅旒然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堉為贅堉矣以旂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

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任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得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一箋曰非大夫能執權諸侯情事委之耳大夫一張不可復御天下皆同風習自此始也綴旒王者待諸侯之制若言羈縻也大夫純臣不得專事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箋曰人執君例時以歸者愈乎執起人實大夫也不言以莒子歸者非用師當言執

齊侯伐我北鄙箋曰伐例時

夏公至自會 箋曰至自例時危會也

五月甲子地震 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殺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 箋曰地震例日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箋曰會伐例時

秋齊侯伐我北鄙 箋曰伐我例時 圍成 箋曰圍例時再取成也

大雩 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箋曰大雩例時

冬叔孫豹如晉 箋曰如例時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箋曰聞世邾婁例月卒時葬此日卒不葬者本由褒進日卒時葬於聞世末先示褒例故日卒至見世乃時葬也

宋人伐陳箋曰伐例時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箋曰伐例時

秋齊侯伐我北鄙箋曰伐我例時圍洮箋曰圍取邑例例時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箋曰伐我例時圍防箋曰圍例取邑例時

九月大雩比年仍見圖不暇恤民之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早

宋華臣出奔陳箋曰出奔例時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箋曰伐我例時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箋曰闕世始見狄朝例時言來

白狄者何箋曰据國舉夷狄之君也箋曰七等弟二等也何以不言朝箋曰据不能朝言來例已見不能朝也箋曰嫌國舉非君不可言來故見此例明七等一詞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箋曰執行人例時以其事執

秋齊師伐我北鄙箋曰伐我例時頻見伐我者起下抑齊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箋曰公會圍例時月者起未圍也下盟則當從公會盟例日會時盟又不日者方言圍嫌結日戰也故下從先目後凡例月盟曹伯負芻卒于師箋曰卒師從大信褒例時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下有執不日者

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 箋曰諸侯盟散詞義例例月盟也其會或日或月或時自有所爲

晉人執邾婁子 箋曰人執非伯討例時

公至自伐齊 箋曰致伐不得意例時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 据諸侯圍許致圍 **未圍齊也** 故致伐起故 箋曰致致伐 **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 箋曰据致公意 仍當致圍也 **抑齊也** 箋曰戰重於伐圍又重於戰故得抑之 **曷爲抑齊** 据侵蔡伐楚猶不抑 箋曰据春秋先自治 **爲其亟伐也** 箋曰四年之間六伐我惡其强也亦由內不自已强會伐之猶不得意以文抑之而已 **或曰爲**

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士箋曰會者主會爲之非齊侯所能使假令使之當於會得一貶乃報會以伐是報好以惡罪在伐者或說非也

取邾婁田自漷水箋曰取田例時取邾婁田例不日繫嫌同沛西汶陽爲諱文故見邾婁也

其言自漷水何据齊人取齊西田不言自濟水箋曰据水地者大之

以漷爲竟也箋曰沛西言西此不言方知盡漷取之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漷移也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

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 箋曰非實取田也特據漷有之郲婁不能直魯實貪田故加取文

季孫宿如晉 箋曰如例時

葬曹成公 箋曰曹葬例時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箋曰伐例時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箋曰齊卒例日

晉士匄帥師侵齊 箋曰侵例時 至穀 箋曰至例時 聞齊侯卒乃還 箋曰還例時

還者何箋曰据還者善詞善辭也箋曰還爲善詞無二例也何善爾箋曰据至黄乃復譏大其不伐喪也箋曰以上言齊侯卒知之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据公子買戍衞不卒戍言戍衞遂公意通君命聞已喪猶徐行不反上箋曰据當方譏緣旒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箋曰嫌臣事君無專道故示此例救戍出使則不可退伐侵當以義

制宋楚人平譏者君在師故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箋曰卒大夫例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冬葬齊靈公 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箋曰齊葬例月時者廖榮說起子殺大夫敗父之臣

城西郛 言西郛者據都城錄道東西 箋曰城例時言西郛者譏近郛之不能保與城成郛相比見意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箋曰大夫會例時

城武城箋曰城例時比見城者內弱愈甚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箋曰大夫會大夫盟例日會時盟莒人莒大夫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

仲孫遫帥師伐邾婁箋曰伐例時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箋曰國殺大夫例時出奔例時罪相及故連文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箋曰出奔例時

叔老如齊箋曰如例時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箋曰日食正例

季孫宿如宋箋曰如例時距豹聘十九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潩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箋曰公如例時此月者起大夫受叛人邑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箋曰以邑來奔例時

邾婁庶其者何箋曰据當國不得以邑奔邾婁大夫也箋曰邾婁無命大夫故無氏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据快無氏箋曰据見世以近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故省文也箋曰以邑叛當坐當國也

夏公至自晉箋曰公至例時

秋晉欒盈出奔楚箋曰出奔例時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箋曰巳食正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箋曰日比食則非食也游氣蒙氣爲變有似乎食史官書之聖人不知人之所不知故因而書焉然其不能頻食明也有者不當有之詞非必月乃言有蒙氣映日復爲氛掩象大聖在下位而蒙於濁世故二十日而孔子生生而不見用踰三年復有此象三年者爲政大期也天象昭昭此其可言者與

曹伯來朝箋曰來朝例時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婁子于商任箋曰公會例時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箋曰十有一月者周正也魯麻爲十月此弟子所記傳文以起三世之例者故不與經正同或遂疑十一月無庚子乃去月以合之彼不知記此之意故也知孔子之生年乃能定傳聞聞見之世非重孔子而僣記之反致比於子同爲譏文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危公前彊隨漷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箋曰公至例時月者頻會無信危在內也

夏四月箋曰方譏頻會故不書他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箋曰大夫卒例冂見五大夫同時在位也下臧孫紇是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箋曰公會例時

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不復月者上已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箋曰日食正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箋曰聞世杞卒例日同於姑容

夏邾婁鼻我來奔箋曰來奔例時

邾婁鼻我者何箋曰據當國邾婁大夫也箋曰來奔無氏故知大夫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箋曰據以邑來不以近書也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

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　箋曰邾婁於傳聞世見褒進至此近見世當比大國故錄其臣全比大夫不氏者本非大夫也

葬杞孝公　箋曰聞世杞葬例時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言及者罪相及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　箋曰歸出入無惡例時自楚楚有力也骨肉之親借力大國當絕而為無罪詞者言自楚光

罪已見親親之義許陳受之也史榮森
說明光出入無惡前出奔爲罪陳侯
晉欒盈復入于晉箋曰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例時入于曲
沃箋曰入者出入惡例時不再出欒盈者起上未入晉也
曲沃者何箋曰據彭城上不見入宋文晉之邑也箋曰以俱言入
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据當舉重箋日据鄭伯突入
欒末言之詞也盈人臣不得有曲沃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
乎曲沃而入也欒盈本欲入晉簒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
眾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簒大夫位例時箋曰欒盈實欲入晉耳無叛意

晉不納之激而據邑故再見入以明之

秋齊侯伐衛箋曰伐例時爲衛伐遂伐晉箋曰遂伐例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箋曰救例時月者未救次于雍渝箋曰次例時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据次于聶北救邢先通君命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以正其逗留箋曰君使之救而不敢進故先言救

己卯仲孫遬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箋曰內大夫出奔例日一

晉人殺欒盈箋曰大夫相殺稱人例時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据篡得大夫之位箋曰据不去氏知非當國

非其大夫也明非君所置不得為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箋曰惡大夫相殺無曲直故為敵詞若曰蔡人殺陳佗

齊侯襲莒箋曰襲一見例時襲者默而陷之傳曰沙鹿崩襲邑是也蔡人龍說襲非伯討稱侯不貶者起莒滅鄫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箋曰如例時

仲孫偈帥師侵齊箋曰侵例時

夏楚子伐吳箋曰伐例時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衞甯喜殺其君箋曰日食正例

齊崔杼帥師伐莒箋曰伐例時

大水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偈侵齊比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箋曰大水例時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與甲子同箋曰二月比食亦蒙氣所成殺皆見日食故從正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箋曰公會例時謀術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箋曰伐例時

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爲衞術將入危會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箋曰出奔例時

叔孫豹如京師箋曰如例時比見如晉一見如京師譏例明

大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箋曰大饑例時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箋曰伐我

例時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殺其君光箋曰大夫殺君例日不葬賊未討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箋曰公會例時亦謀衍也齊皆不與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

箋曰大夫入國例

時日若伯討例晉郤缺日入蔡言伐故傳言至之日此不言伐知非至之日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北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時盟此日在下爲散詞者箋曰同盟例日會兩衛侯不能定數會而起殺篡之禍故日疾之

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危會也謀定剽而衎入故危

衛侯入于陳儀箋曰入者出入惡例例時不名者剽不得有衛

陳儀者何箋曰据上再會衛侯不必言入也**衛之邑也**箋曰以言入于非取外邑**曷爲不言入于衛**据與鄭突入櫟同箋曰据衛侯不

名當從國內不地例也**讒君以殺也**以先言入后言殺也時衛侯爲剽所簒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侯閒何便使甯喜殺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讒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簒從此始　箋曰內有衛侯又入衛侯則讒見矣此因齊力不書者惡衎讒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箋曰滅例時

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箋曰伐例時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箋曰伐例時月者起以伐伐而卒**門于**

巢卒箋曰開世吳卒例時門于巢卒者何箋曰据君死曰滅本伐楚又不宜言門巢也入門乎巢而卒也箋曰謁自入巢而卒耳入門乎巢而卒者何箋曰据實卒當直言曰卒于師入巢之門而卒也以先言門后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箋曰無故而入巢之門故使若自卒明巢不坐殺本攻巢門託爲入門之詞以戒輕死吳子謁何以名据諸侯伐人不名箋曰据伐楚未至卒傷而反未

至乎舍而卒也以名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

卒繫巢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殺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箋曰欲著巢非楚邑故伐楚郎見卒文也不刺道用師者初無攻巢之心輕脫入門耳故使若巢爲楚邑伐楚門巢而死許巢人殺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殺其君剽甯喜　爲衛侯衎殺剽不舉衎殺剽者譲成于喜　箋曰大夫殺君例日惡之不葬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止之云爾　箋曰叛例時衛無君言叛者大

夫專邑則爲叛也林父黨剽言叛亦惡剽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箋曰君復歸例時日者爲無惡詞耳實有惡也至此乃名者不使剽得絕衎

此讓君以殺也其言復歸何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入無惡文惡剽也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曷爲惡剽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箋曰据經不見兩衛侯剽之立於是箋曰是是衛也已有衛侯矣剽又立于衛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讓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

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箋曰說釋也剽宜效死勿立而立焉故罪無可解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據衛人立晉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箋曰剽見篡文則衎不得坐讓君故成剽而賤衎成剽而又惡之者成乃有惡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箋曰公會例時不致會大夫諱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箋曰君殺世子例時

晉人執衛甯喜箋曰執例時甯喜殺君復見者坐衎殺也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据甯喜殺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箋曰据殺君復見者唯討賊及見殺不以其罪執之也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箋曰喜黨衞鱄奔晉知晉不討喜殺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箋曰聞世許卒例月日者以卒外錄

之蔡人龍說危其與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箋曰伐例時

葬許靈公箋曰闕世許葬例時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箋曰大夫會例時平宋也下盟殆之明宋亂與衛同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箋曰國殺

大夫例時出奔例時殺一奔一事相及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据與射姑同箋曰据弟兄不得相叛鱄稱弟不絕之於衛又非叛黨為殺甯喜出奔也箋曰與魚石公子變諸人同通例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据非同姓箋曰据鱄稱弟不黨剽亦不黨喜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黜猶出逐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

得其權故有此言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盟者欲堅固喜意喜曰無所用盟時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

繫絆馬也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暫恚不能保獻公將濟于河箋曰時衞都在河南攜其妻子攜猶提也而與之盟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箋曰言

悉召之而盟以河神臨之也

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鱒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絶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罪　箋曰傳言此者君臣大義不貴小信也喜殺君則不得與友矣恐負約而黨之是與於殺者故全與叛臣同罪而不去弟者術不得絶之仍當坐逐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箋曰大夫

及盟例曰先目後凡例不見剡此爲君前臣名之詞

曷爲再言剡

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　箋曰据會盟一地爲先目後凡詞者宜略之也

殆諸侯也

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剡懼錄之　箋曰再言剡者君臣之詞以公臨之故知危公郎危諸侯也

曷爲殆諸侯

据首戴不殆　箋曰据大夫盟剌大夫

爲衞石惡在是也

箋曰言諸侯之大夫是諸侯大夫不得人也衞方殺其大夫故知爲衞出

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衞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衍負鱄殺喜得書葬嫌於義可絕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剡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

箋曰惡人鱄也時皆賢鱄故惡其黨以明之不直惡鱄者不可爲衎惡鱄鱄直得罪於諸侯耳非衎之罪人剽衎甯鱄皆無可與故衛石惡爲惡人之徒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後閽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殺其君莒人殺其君之應　箋曰日食正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豹羯爲政之所致　箋曰恆燠例時

夏衛石惡出奔晉箋曰出奔例時

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再見朝者方令有大夫

秋八月大雩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　箋曰大雩例時月甚旱

仲孫偈如晉箋曰如例時

冬齊慶封來奔箋曰來奔例時

十有一月公如楚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箋曰公如例時如楚例月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　箋曰王崩例日王不葬從正例

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箋曰楚卒例日見閏不書日月不相蒙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箋曰公在同即位例月

何言乎公在楚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録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箋曰公至楚例月

庚午衞侯衎卒箋曰衞卒例日

閽殺吳子餘祭箋曰同盜殺例時下見吳子廖曷文說伯子男無踰年例

閽者何箋曰据賤者窮諸人門人也守門人號箋曰直以其官目之

刑人也以刑爲閹古者肉刑墨劓臏宮與大
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
帝畫像世順機三王肉[illegible]揆漸加應世黠
巧姦僞多·襲曰又非[illegible]臣故不言君刑
人則曷爲謂之閹据非[illegible]人名
曰据[illegible]盜殺例襲刑人非
其人也以刑爲閹非其人故變盜言閹
襲曰盜亦大夫也閹刑則無君臣之
義故使若夷狄殺他國君者然不同陳佗直
名而言吳子者閹實吳臣也君旣刑之義不
可臣之臣民雖破刑禮不
可不以爲君故兩見義也君子不近刑人近
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閹
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
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
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

言其君

仲孫偈會晉荀盈齊高止箋曰齊復通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箋曰大夫會例時城杞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箋曰城例時凡城國者滅例也其或諱不見國如緣陵楚北時伯功優不與專封也此目言杞不諱者中國微不諱專封但諱滅也進退之義皆所以相扶救

晉侯使士鞅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

杞子來盟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

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箋曰來盟例時復稱子者爲上城杞與緣陵同

吳子使札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吳初聘文與楚同實不與楚同說見下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据向之會稱國箋曰据方殊會吳從狄例

賢季子也箋曰稱札是狄君名例知當爲君也

何賢乎季子据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箋曰据札不見經春秋不以賢進人孔子大聖頻谷會亦不得見也

讓國也箋曰札亦君也而稱使故知讓國吳子特爲讓國見之也知不同莪例者楚見再使有氏也

其讓國柰何箋曰据宋之禍宣公爲之春秋又不貴讓國

謁也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迭猶更也而致國乎季子箋曰用殷制也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箋曰恃札治國專心攻取也飲食必祝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示己不敢當尊位食箋曰君祿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箋曰有佑也尚速有悔於予身尚猶努力

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箋曰悔當爲每每代也尚庶幾也覬季子勿死必代已位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故迭爲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箋曰明季子非讓以致禍僚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也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旣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

殺爲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賢季子則

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据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

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箋曰時季子來而人喜敬異乎尋常夷使故因其來聘而特君之札者何箋曰据傳言季子

吳季子之名也箋曰時人謂之季子春秋改之爲札春秋賢者

不名此何以名箋曰据祭仲紀季皆不名許夷狄者不壹

而足也故降字而名箋曰壹猶一也漸進之故不一一而足者五始以自治是

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箋曰据吳君稱

子季子可氏也

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箋曰使臣子者使其爲臣子不以賢踰君父也仍用七等待吳適足以起季子之榮其君父不曰使其弟札者無大夫亦無母弟也不曰使季子來聘者言季子則非夷狄之賢

秋九月葬衛獻公

箋曰衛葬例月當時不日正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

箋曰出奔例時始見北燕亦附庸也

冬仲孫偈如晉箋曰如例時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月者公數如晉希見荅今見聘故喜錄之箋曰使來聘例時月者進楚異於吳實所以異札于秣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殺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箋曰世子殺君例月君不君父不父至於爲子殺故略不日楚髡日者治夷狄宜詳

五月甲午宋災箋曰外災例時日者起災日伯姬卒也

伯姬卒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箋曰外夫人卒例日繫國

此不言宋者親之也不日者褒錄之從諸侯
卒師不例以賢而隱之非以卒而隱之明非獨
內恩天下所同隱也郎日卒當言五月甲午
宋火伯姬卒乃見為一事若再出日亦嫌二
事也今但言災故知特殊之
不復出宋又顯其為一事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

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甚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箋日君殺母弟例時

王子瑕奔晉

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箋日奔例時一殺一奔相及也
天王無諱例新周無外之又非內所得治也郎
當諱不書而已亦無以見其諱主書者明天

王亦同外大國春秋所得治不得言年夫有罪王子者亦天王弟也但不同母耳王不可以爲氏也王人子突王子虎王子朝王札子王季子文各有所施而王子子爲貴可爲君者也左氏說以王子同公子則當見王孫而經無文乃於傳詭造王孫滿之文時俗之稱經所不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箋曰如例時月者錄伯姬

葬宋共姬箋曰外夫人葬例月時者從卒褒例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箋曰据宋未亡

隱之也箋曰隱則葬之

何隱爾箋曰据非徒葬

宋災伯姬卒焉說在下也

箋

曰不葬則無以知其卒於灾也其稱謚何据葬紀伯姬不言謚賢也箋曰從其臣子而稱其謚與國君同也何賢爾箋曰据取三殽外無所見賢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箋曰復讀爲赴報也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故賢而錄其謚箋曰以上言宋災伯姬卒明伯姬不避灾也當時或議其輕死爲名故詳錄之以賢之傅雖至男女有別故必待姆也使但姆至則兩婦人復不可下堂故

禮必備傳姆

鄭良霄出奔許箋曰出奔例時**自許入于鄭**箋曰自許許有力入者出入入惡例時不重出良霄者奔而入從欒盈例實非奔許借許力入鄭耳故蒙上

鄭人殺良霄箋曰人殺大夫例時不言其大夫絕之與欒盈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箋曰蔡葬例月

賊未討何以書葬箋曰据非爲中國諱**君子辭也**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殺月者殺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　箋曰不責其臣討世子也父子尙不相愛無臣可知不貞其臣不成固爲君也月從正例知非諱非赦與鄭信許悼異也君

子之治斯獄亦但𢧵般而不𢧵蔡臣恩有輕重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箋曰會例時人會唯一見不見內會者廣之於天下也

宋災故箋曰故一見例時詳其故者伯姬爲禮于亂世當時廢禮私己專利貪生者一開其行莫不洗然易心戚然自愧以其所重集然效之其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感通之至也事久風微乃有異論如左氏所謂女而不婦者蓋小人不樂人之美反覆於事後而當其始聞亦不暇生異議以搖公是是故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興者伯姬撥亂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其於伯姬尤詳者見王道

之易易也若夫人心陷溺深忘禮義有君毋執節死義天下不知其哀雖聖人亦不能空喪一人也故其詳錄伯姬者以會澶淵故也

宋災故者何箋曰据宋灾已見又不得加故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箋曰直加故耳詳錄之詞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箋曰据凡會皆有故成宋亂言以成也錄伯姬也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諸侯相聚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箋曰聚會也亦猶八百諸侯不召而會孟津也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

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　箋曰財

者時之所重而白致之宋明非以空名哀之

也兼書宋人會者初不

知其故非貪而受之

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据詳錄所為故　箋曰据十一國俱至傳又言諸侯桐聚也**卿也**箋曰上昔

叔弓如宋此會不見內文而與宋人楚人平

同是大其會乎己也叔弓是卿則會者卿矣

卿則其稱人何箋曰据曹公子手以憂內得書**貶**箋曰與宋楚平同故

也**曷為貶**据善事也　箋曰据諸侯之意非半者在下**卿不得憂諸侯也**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寶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

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

禁作福也　箋曰時君不知慕義而使大夫

專其事得收名實故稱人以廣之可言公會
人故可言人會也傳必言卿者嫌大夫有不
埶政
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箋曰方詳錄宋不書
他事此爲美惡不嫌
同詞
也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
而作之故名之云
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箋曰楚宮西宮
楚女所居頃熊後爲君母遂爲高寢也不言
西宮者西宮妃妾之詞何取左氏爲
說蓋失之矣經有秦臺豈亦朝秦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箋曰子未踰年
例名日卒不葬

己亥仲孫偈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箋曰會葬例時月者君自來加錄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箋曰葬公例日當時

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密州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殺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殺之箋曰莒人卽大夫也去疾爲篡詞則展奔無惡人殺君正例月

春秋襄公經傳解詁弟八

受業桂陽劉映藜
郴州何樹棻校栞